第十三战 敏捷便鞋

进入东区，周边的景物开始呈现出明显的科幻色彩。酒店位置十分好找，两人没走多久便到了酒店的大花坛外，紧接着就被这座宏伟奇幻的建筑惊掉了下巴。

酒店的大门宛如宇宙飞船的登机口，通往大堂的过道则像是时光隧道一般，脚走到的地方会发出一整圈亮光，所以一直都有不少调皮的小孩在这条长廊上跑来跑去。

店员们更是都打扮的奇形怪状，像极了从星际战争大片里走出来的各种外星人似的，也不知道每天上岗前需要化多久的妆。

整个酒店都涂着类似于宇宙太空的颜色，装饰物也大多是飞碟、战舰、星球等。用于照明的灯也是做成像满天繁星一样，打在深色的建筑物上，让人难以分辨是壁画还是灯光。

领到房卡后，两人开始坐电梯。房间在第二高的楼层，下能俯瞰乐园全景，上能观赏九天星辰。打开房门后，两张宽大的单人床并排放置在圆形的窗边，中间隔着一个小小的床头柜。床单和被罩也都是深空蓝色，上面星星点点，连着墙壁的浩瀚星云，整个人仿佛置身于广袤宇宙之中。

逛了一整天，两人都有些累了，便决定稍事休息，晚点出去看灯光表演。而东区有不少项目也在夜间开放，一直到10点前都还有不少活动可以体验。

言澈解下围巾，还给了坐在床上的安容与。趁着言澈去厕所的空档，他赶紧抓起围巾，放在鼻子前狠狠吸了一口。

真香啊。

依旧是那股熟悉又淡雅的洗衣液味，好想凑近点闻闻他身上是不是也有这个令人着迷的味道。

没想到言澈出来时，安容与竟然就这样抱着围巾躺在床上睡着了，连鞋都忘了脱。言澈见状，轻轻脱下他的篮球鞋，整齐地摆在床边，再为他盖上了被子。

等安容与醒来时，已经是晚上8点了。冬天的夜晚总是来得特别早，这时候外面已经黑透了。他揉着眼睛坐了起来，发现自己还抓着那条围巾，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此时言澈正津津有味地看着动画片，是公园里的明星主角之一。见他爬了起来，言澈转过头问道：“醒了？还出去转吗？”

“哥，你累不累？你不累我们就去。”担心言澈没有休息够，安容与将决定权交给了他。

“我都可以，去看灯光表演吗？”

“去！”

离表演还有不到半小时，两人穿好衣服就出门了。在园里留宿的人也不少，前往灯光表演场的人群从酒店大门陆陆续续走了出来。门口更是已经排上队了。

顺着人流找了两个还算不错的位置，坐定后，不一会儿，表演在一阵欢呼声中开始。

五颜六色的灯光流淌在言澈脸上，安容与看得入了迷。那张脸无论何时都这么波澜不惊、温润如玉，与他的气质一样，让人很想亲近，却又害怕会玷污他。

如此良辰美景，唯一的遗憾就是看不见星星。园区内各色装饰灯流光溢彩，让人仿佛置身梦幻的童话世界。

看完表演后，又去排队参加了几个观赏类的项目，直到快10点，两人才回到酒店。

不一会儿，安容与洗完澡，下半身裹着一根浴巾，右手擦着头发就走了出来——他完全忘记了这不是在家，直接习惯性的没穿衣服。

与言澈四目相对时，两人明显都愣了一愣，但紧接着都不想表现得尴尬——毕竟都是男人，也不至于跟被占了便宜似的。

安容与看着瘦弱，实际上身体因为每天运动而非常紧实，还有一些漂亮的肌肉形状。

言澈不咸不淡地来了句：“看不出来啊，你小子身材还不错。”

小少年脸又红了，继续擦着头发说道：“还行吧。”

接着言澈就进去洗澡了。坐在床上正准备穿衣服的少年这才发现浴室的磨砂玻璃能隐隐透出里面人的身形。

没来得及思考为什么现在的酒店都要做的像情趣酒店似的，安容与就发现自己难以控制地……硬了。光是看着言澈的剪影，想象着他在蒸汽缭绕的热水中擦拭着自己的身体，便感到呼吸急促、意乱情迷。

他就这么呆呆地看着那个模糊的人影，直到水声戛然而止。

言澈擦着头发出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身下的小帐篷正悄然挺立，吓得赶紧钻进了被子里。

“睡了吗？”言澈随口问道。

“还没……”习惯性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安容与猛地睁开眼睛，发现言澈竟然也是只围着下半身的浴巾。

炙热的目光从言澈那还滴着水的刘海一直扫到了脚尖，常年坐在实验室敲电脑的缘故，他的身体比较清瘦，皮肤白净，真真如美玉一般无暇。

安容与躲在被子里咽了咽口水，本想赶紧平复下来，可是现在看见了这样的绝景，不直接爆发出来都谢天谢地了，更何况自己连内裤都没来得及穿。

“很冷吗？要不要把空调温度再调高点？”看着安容与严严实实地裹在被子里，言澈有些奇怪地问道。

“不冷，我没事。”安容与这下脸更红了。

“脸这么红，是不是发烧了？”言澈将毛巾随手放下，走过去就要摸他的额头。

紧紧缩在被子里的少年，此刻担心受怕地简直要疯，他根本无法想象言澈发现他下身的反应后会怎样看待他。直到言澈的手放到了他的额头上，他才终于从纠结的内心世界里反应过来。

“好像没发烧，还有哪里难受吗？”言澈继续关心地问道。

“没……真的没有。哥，我先睡了。”眼下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能让言澈发现他身体的反应，就算只裹着浴巾也只能认了，大不了半夜再起来换衣服。

听到他这么说，言澈也只是落下了一个无比温柔地“晚安”，便又去了浴室。再出来时，安容与竟然真的睡着了，看来是太累了。

虽然打算半夜起来穿上衣服，但安容与这一觉竟扎扎实实睡到了太阳晒屁股。言澈见酒店的自助早饭时间都快过了，才笑着过来叫他起床。

安容与也是睡得迷迷糊糊，见言澈温柔地说着“小懒虫，起床啦”，哼唧着直接就掀开了被子。

这下换言澈突然僵立在原地了——浴巾早就不知滑到哪儿去了，此时的安容与，睡眼惺忪的顶着一根与年龄完全不符的……凶器。

似乎也感觉到了风吹裤裆微微凉，安容与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才发现自己裸睡就算了，竟然还晨着勃。赶紧又将被子拉过来裹了个严严实实，这下连头都不敢露，整个人像只煮熟了的大螃蟹。

“唔，那啥……你先起床，一会儿酒店要没早饭了。我去外面转转。”言澈的脸也憋得通红，虽然该有的他也都有，但毕竟还是第一次见到别的男人的身体，此时大概需要静一静。

听到开关门的声音后，安容与探出头来四下张望，确定言澈出门了后，蒙着被子胡乱叫了几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天哪卧槽卧槽卧槽！！！我以后怎么见人啊啊啊啊啊！！！”

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肚子饿了，胃里传来阵阵抗议的声音。起身穿好衣服，洗漱完毕后给言澈打了个电话，约好在早餐厅门口等他。

还好还好，言澈的语气并没有什么变化，这件事就这么翻篇吧。

之后言澈的表现也十分自然，就好像早上那件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两人去乘坐了星际快车，观看了4D太空电影，还去了好几个星际主题电影的建筑拍照打卡，一切都顺其自然地发展着。

在去南区之前，两人回到酒店退了房。在收拾东西的过程中，安容与眼尖地看见了言澈换下的内裤——相当可爱的柠檬黄色，上面似乎还印着一只小鸡。随后的几个小时，他的嘴角就保持着一个微妙的上扬角度。

到达南区后，盛大的游行表演刚好开始。安容与真的很开心——他抓拍了上百张言澈表情很开心的瞬间，还装作只是在拍游行的角色们。

最后，一个戴着圆鼻子的小丑走了过来，说要给他俩拍个合照，这次的主题公园之行就这样完美落下了帷幕——对于安容与来说或许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完美吧，但是看着手机里的一百多张照片，脑子就像被水淹了似的，只剩一个劲儿的傻笑。

两人都玩累了，尽管如此，言澈还是坚持送他到了楼下。本以为沾到枕头就能睡着的安容与，在床上躺着翻看了一会儿相册后，不争气地去厕所解决了一发——言澈真是太好看了，每一个角度都像天使一样精致。

出来后，又看着两人的那张合照，一直笑到脸完全僵硬，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了手机。

因为是临近春节的假期，补课便先暂停。安容与恢复每日直播，整个学期下来，分数没涨也没退，简直印证了那句话——不玩等于上分。只不过中途经历了几次大小更新，对BP与玩法走向有着不小的影响。得称着寒假期间，找回手感，吃透更新，再努力上点分。

言澈依然会偶尔提出一起双排，本来安容与并不是一个喜欢炸鱼的人，但有言澈陪着，他就好脾气地玩什么都可以。有段时间甚至玩塔防地图玩到黑眼圈都出来了。

这一个多星期没见面，安容与心痒痒，想着无论如何都得找个理由把言澈骗出来。言澈虽说是已经申请了提前放假，但依然每天都往实验室跑，似乎在为毕业设计跑数据。

安容与问过言澈，毕业后打算做什么，言澈笑着说除了工作还能干嘛呢，只不过导师不让实习，缺少经验的话在找工作上面会有一定的问题。

不过好在每年都有很多内推名额，他现在能做的也就是抓紧时间刷题。

其实安容与并不在意言澈去哪个公司，只要能留在上安，哪怕不是每天都能见面，就心满意足了。所幸当地有不少知名IT企业，得找个机会打探一下言澈这方面的打算，必要的时候还能问一下亲爹的餐饮公司需不需要大数据工程师。

眼瞅着离过年只有五天了，安容与适时地发了条信息给言澈：“哥，回家了吗？”

不一会儿，言澈回了消息，说是三天后的高铁，初五回来。翻了下日历，本来无论如何也想要送言澈去高铁站的，但那天正好要启程去姥爷家，只能遗憾作罢。

但这也阻挡不了安容与内心层出不穷的小把戏——约了言澈后天看电影，说是要提前给他拜年。言澈估计也觉得一个人有些孤单，想也没想便同意了。

整个寒假期间的档期，基本都是被国产大牌贺岁片霸占的，安容与思来想去，也不知道言澈爱不爱看这种毫无诚意的圈钱之作，光看名字就让人产生心理与生理上的双重不适。

所幸其中还有一部由某著名喜剧演员投资拍摄的贺岁片，主打的也不是烂俗的爱情故事，于是两人共同拍板，买了晚场的票。

这天出门前，安容与还心血来潮地量了下身高，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他从178长到了182，就算不穿篮球鞋，也比言澈高出不少了。

这次要去的是另一个购物广场，那边新开了一家室内滑雪场，两人决定吃饱喝足去玩耍一番。上安的冬天虽然冷，但是极少下雪，加上现在全球变暖，所以安容与从小到大也没见过几次雪。

而听言澈的意思，他小时候还是每年都能因为下大雪而放假的，只是那时候的教室没有空调和暖气，冰凉的冬日，就只能硬生生坐在木头凳上，靠抖腿取暖。

安容与见言澈起了话头，赶紧又缠着他说起了那过去的故事。

那是零八年的时候，言澈正在市里读高一。作为从外地来求学的学生，他只能住在学校那条件极差的宿舍里。六人间，不通热水，晚上11点断电，冬冷夏热，阴暗潮湿。

当时也有不少当地人住校，毕竟是高中生，为了能多学一会儿便纷纷被家长送过来强行住宿，只有周末或节假日才会回家。

那年特别冷，偏偏还雨水充沛——不是雪，是冻雨。宿舍又没有洗衣机，只能自己洗了，尽量拧干挂上。晾出去不消两个小时，就冻成一根结实的冰棍。

本地的学生还好，毕竟每个周末都能回家，攒好衣服带回去洗就行，而像言澈这样真正的寄宿生，只能狠下心减少换洗次数，必要的时候也只能穿着那硬邦邦的内裤、袜子，再用体温慢慢烘干。

听到这，安容与的眉头已经皱成了一个“川”字。从小娇生惯养的他，哪里听说过这种人间疾苦，可言澈却才开了个头。

言澈自认没有洁癖，但也爱干净，贴身的内裤、袜子都是天天换洗。于是每天都得泡在冷水里十几分钟，入冬后没多久，就长了一手的冻疮。最开始只是又肿又痒，影响握笔写字，后来越发严重，竟开始干裂流血。

而他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手上的疤还没好，便又再次裂开，如此反复。直到深冬，两只手都变成了紫黑色的大馒头。

安容与此时两眼水汪汪地望着言澈，他都快心疼死了，可言澈此刻竟然嘴角含笑，仿佛是在说别人的悲惨故事一样。

言澈就读的高中修建在一个高坡上——对于山城来说稀松平常，平日里也只是在赶时间的时候才感觉到这条路有多难走，而当冻雨绵绵下了几天后，那条坡就像个巨型滑梯一样，一个不小心就可以一滑到底。

终于，全市大范围停水停电，学校也不例外。和他同寝室的学生都是本地人，早就回家潇洒去了，到学校宣布放假时，整个寝室就剩他一个人。

放假归放假，几天后的期末考试还是照常进行。言澈也回不了家——必经之路上的一段盘山公路受灾严重，禁止通行。

于是只能窝在寝室。言澈出门买了一大袋子面包和水，一路抓着栏杆往坡上走，好不容易摸到了半坡，正准备喘口气，刚一放手，一个没站稳，就顺着倒地的姿势溜了下去。所幸因为路面结冰，车道上基本上已经没有车在跑了，不然还不知道会不会变成更糟糕的情况。

全长大概两百米的陡坡，来来回回折腾了快半小时才上去，中途多亏了学校守门的保安大哥，抓着根扫把，认认真真地拉了他一半的路。

言澈的寝室位于一楼，在这种停水停电的极端天气下，只有厕所门口的洗漱间有光。虽说是放假，但也不能不复习，所以他就搬着凳子坐在洗漱间看书。连水都不敢喝多了——没水冲厕所。

那几天有多冻，言澈也说不清楚了。只记得自己穿得严严实实坐在椅子上，书本平铺在腿上，只有翻页的时候才敢把手伸出来。而且因为冲不了厕所，就算隔着一道木门，也还是能隐隐感觉到内部传来的生化攻击。所幸因为太冷了，他的鼻子冻得都不顺畅，大大降低了对气味的敏感度。

安容与对这种冻是没有任何概念的，然后言澈又大致说了一下当年的受灾情况。停电的原因是因为冻雨凝结在电线杆上，不堪重负之下，电线杆接连倒塌。

主城区还好，每一片区轮着停个一两天也都过来了。但是山区可就惨了，本来山路难行，加上道路结冰，像样的大道全都无法通车。电工们只能人工扛着工具徒步到大山深处，在要人命的寒风中修复电路。

原本高高兴兴通了电的乡下家庭，这下又搬出了炭火盆，一家人围着烧热的木炭取暖。就是这样，又导致一部分大意的村民一氧化碳中毒。

而停水则是因为水管受到极寒而炸裂，毕竟几十年来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冬季，大部分老旧建筑的水管纷纷扛不住——冻炸了。更别提当年还有多少孤寡老人活活冻死在家里，真是天灾无情。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那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言澈笑道，“好不容易有几天道路恢复通车，到家没多久，大年初一晚上又开始停电。因为太冷了，只能吃完晚饭就躺床上睡觉。”

安容与正听得心酸，又感觉言澈的话有点奇怪，之前说到他小时候的经历时也是，总觉得哪里有些违和感，但是又说不出到底哪里不对。眼下只能先接话茬：“那你们为什么不烧木炭取暖呢？”

言澈皱了一下眉头，回答道：“那时候已经搬家了，住在商品楼里，早就不烧煤炭了。”

这种违和感越来越强烈，又听着言澈说了一些那时候的新闻，安容与突然想到，言澈每次说起往事时，都会有意无意地避免提到“我家”。就连冰灾这么严重的事，他也只是客观阐述了一下当年的惨状，完全不提爸妈当时对他的担心。

而之前问到寒暑假回不回家时，言澈也总是含糊其辞，好像也不是很想回家似的——难道和爸妈闹矛盾吗？安容与心想道，但是什么矛盾也不至于闹上整整一年啊。

正纠结着要不要直接问言澈，两人便走到了商场的美食区。言澈摆摆手，示意不说这么沉重的话题了，这次要带安容与去吃一家日本烤肉——精选上等和牛，加上秘制调味料，光站在门口都让人忍不住流口水。

考虑到正在长身体的安容与，言澈直接点了自助，价格虽然贵点，但是凭安容与的饭量估计也能吃个回本。其实安容与根本不在意言澈带他吃什么，只要是和他一起吃饭，就算是小葱拌豆腐都能吃到眉开眼笑。

店里的生意很好，两人刚坐下不久，门口就已经开始排队了。因为是自助烤肉，所以上菜非常快，几乎是下单后，店员就端着几碟子切得极为精致的牛肉过来了。

红白相嵌的雪花肥牛，在炭火炉上被烤的滋滋作响。言澈精心料理着，时不时抓上一把调味料细细地撒了上去。待和牛烤的金黄流油时，又一块一块地夹到安容与碗里。而安容与则津津有味地讲述着他小时候在老家过年时，带着一群熊孩子往鸡窝里扔鞭炮的故事。